



◎ 鸠山玉米糝

□李俊涛

驻村第一天,单位领导把我送到村里,与村里交接完就走了,把我一个人留在了距许昌180里的这个山村。我在村部的住室里发了一会儿愣,突然感觉自己像只身远嫁的小媳妇,孤单的涟漪在心里一圈圈荡漾开来。

下午,村支书老赵领着我在村里转,一边走一边给我介绍村里的情况。这是个省定贫困村,初次见面,老赵就把村里想干的事说了一大堆,听得我头皮发麻。修路、打井、河坝清淤、建文化广场……这些事我都听说过,却没干过。山村的确与平原村庄不一样,没个正街,盖房子随着山势,哪个朝向都有。我转晕了,迷失了东南西北,忘了来时的路。老赵呵呵笑着说:“咱村的房子盖得有点歪七八扭。”我强挤出一丝笑容回应他:“我觉得是错落有致。”

天色将暮时,我们回到了村部。我准备做饭了。“娘家人”是铁了心让我在这儿过下去了,液化气灶、锅碗瓢盆、油盐酱醋、大米挂面、榨菜老干妈准备得整整齐齐。我一边归置一边想:娶妻生子二十年,一朝变成单身汉。老赵进来对我说:“别忙活了,俺跟你嫂子说过了,走,去俺家喝玉米糝

去,就着酸红薯叶,你不知道多美!”我心里一惊:这是真穷啊!这年代了连白面还保证不了,还要吃红薯叶。我推辞,老赵说:“别呀!做的有你的饭,你不去就剩下了,家里又没喂猪,倒了可惜。”我只能去了,老赵家里没喂猪,我不能头一天就糟蹋群众的粮食。

天上没有月亮,挂着几颗时隐时现的星星。前一天刚下过雨,路上有泥也有水。老赵教我夜里走泥路的技术——黑泥白水紫花路,黑色的是稀泥,明晃晃的是水,不黑不白的地方才能下脚。我一边睁大双眼寻找脚下的紫花路,一边想着即将喝进嘴里的玉米糝。虽然没有经历过“红薯汤,红薯馍,离了红薯不能活”的饥饿年代,可我对杂粮也不感兴趣。我在家里喝过玉米糝,淡而无味还拉嗓子。路上经过老赵说的要清淤的河坝,残存的水面上倒映着几点星光,我心里突然有点潮湿,阿炳的二胡曲《二泉映月》幽咽着弥漫开来。

老赵把《二泉映月》强行切换了。他紫花路倒是走得很熟,一边走一边从兜里掏出了一台唱戏机,选了一首歌循环播放起来:香茶一盏迎君到,星儿摇摇,云儿飘飘,何必西天万里遥。欢乐就在今朝,欢乐就在今宵……这是电视剧《西游记》里树精、花精捉住

唐僧时唱的欢歌,我摸了摸自己的光头,唉,宝宝心里苦呀!

深一脚浅一脚,上坡下坡,拐弯抹角终于到了老赵家。一进院子,嫂子就从厨房迎了出来:“赶紧上屋吧!玉米糝一会儿就熬好了。”年近六旬的老赵不修边幅,脸上沟壑纵横,嫂子却是干净利索,头发烫得曲曲弯弯,比老赵贵气多了。

老赵家面朝北三间平房,阳台下摆着三个铁丝网编的大圆笼子,里面装满了金黄色的玉米棒子。老赵指着玉米笼子跟我说:“这样放着不生虫,吃一点儿,磨一点儿。”还真是长年吃呀!进到堂屋刚坐下,嫂子就在厨房里喊:“老赵,你去洞埡上拿几骨朵蒜。”老赵出去了,沿着厨房边上的楼梯噌噌上了房顶,过了一会儿又回到了堂屋。我没话找话:“你这房子盖得不错。”老赵说:“这三条洞埡10多年了。”“你刚才去哪儿了?”我问他。他手指向上指了指说:“洞埡上。”“洞埡是哪儿呀?”我又问。老赵一脸费解:“洞埡就是洞埡呀!”片刻后恍然大悟,说:“哦哦哦,洞埡就是房顶。”我苦涩地笑了,问:“明明是三间房,为什么叫三条洞?明明是房顶,为什么叫洞埡?”老赵哈哈一笑,说:“祖祖辈辈住窑洞说习惯了,改不过来了。”

嫂子端着一盘像梅菜一样的黑色菜叶进来了,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酸红薯叶了。老赵一边起身一边说:“你别动,我去端汤,你不知道多美!”看这架势,我一会儿不美出鼻涕泡儿,老赵满意不了。玉米糝汤端上来了,一股鲜玉米棒子的香气扑面而来。汤呈金黄色,不太像我之前在家里喝的那种玉米糝,倒是南瓜汤。我让嫂子坐,嫂子不坐,老赵说山里的女人来客不上桌。嫂子不坐也不走,站在旁边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:“你尝尝。”

四目睽睽之下,我端起了碗。汤上面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油皮,吹开油皮,汤里面如同勾了芡,微小的玉米糝悬浮其中,乡间称这种状态为乱糊。喝进嘴里,谷物特有的醇香立刻在唇齿间打了个回旋,口腔里如沐春风。那些微小的玉米糝非常糯,像是果粒橙里的果冻,可以直接咽下去,也可以扁扁嘴把它们化开,化开后瞬间满口生津。汤刚进嘴时是香的,待滑过喉头时有了一丝微甜。酸红薯叶是鲜红薯叶自然发酵而成的,经此转化叶子变得劲道,叶梗变得脆嫩,用线椒、小葱、香油一拌,鲜得不可方物。玉米糝醇厚,酸红薯叶凛烈,二者的确是绝配,如同辽阔的海面上数只水鸟在追随着一头时浮时潜的鲸鱼,又如

一支乐曲先以舒缓柔和的管风琴开场,接着小提琴华丽嘹亮的声音破空而来,瞬间变得激越。这么说吧!我一口气喝了两碗玉米糝,也没注意老赵什么时候放的筷子,自己把那盘酸红薯叶快吃完了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更准确地说是一方水土出产的食物养一方人。山地灌溉不便,耐旱的玉米就以更醇香的味道养育着山里的人。我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弱点,只要饭吃好了,心情就会变得愉悦。老赵和嫂子满面笑容地看着我,看我放下了碗,老赵说:“再盛一碗吧!吃吧,吃饱了不想家!”这个老赵,话不能说得含蓄点儿吗!

驻村是一场奇遇,遥远的山野、陌生的人突然闯入我的生活,和我的生命有了紧密的联系。我驻村两年半,老赵最初设想的那些事我们一起都做了。如今村里装上了路灯,夜里再也不用走紫花路了。我又回到了从前的生活之中,其实是回不去了。我的胃隔一段时间就会提示我它想吃某种东西。我搜索脑海里关于食物的所有记忆,寻找它到底想吃什么,就像是在通信录里找一个一下子想不起名字的熟人。我总会在一瞬间醍醐灌顶,想到我是想吃两口酸红薯叶、喝一碗鸠山玉米糝了。

◎ 向着阳光向着暖

□耿艳菊

外面已经是冬天的气象了,凛凛寒意冷风。屋子里通了暖气,融融的暖。知足而常乐,这样寻常的事情不免也让人心生愉悦。

傍晚,孩子放学,欢腾着跑回家来,一刻也不肯消停,在屋子里到处乱窜。我系着围裙,佯怒道:“在学校玩了一天,怎么还没玩够啊!”老公笑,亲昵地揉揉孩子的头,哼着歌自去忙了。爱玩本是天性,我的怒其实也带着几分宠爱的甜蜜。我到底没

忍住,也笑了。然后一头扎进厨房,甜蜜地为亲爱的人熬粥炒菜。

这是寻常百姓家最平凡的日子吧!每个人都会经历,每个人都会轻而易举地拥有,稀松平常,如日升日落,也极清淡,像一杯白开水。可是,我想如果把这样的情景画下来,那一定是天底下顶温馨顶幸福的画面。而看过的人也一定会过目不忘,哪怕它是那么普通。因为人心向着美好,永远如日升日落般自然平常。

饭后闲翻旧笔记,刚打开两页,就被一行字吸引,一时感概万千。不

过是简单的八个字——一心向阳,一生向暖。不记得何时写下,从何处摘得,如今看来,依旧心动,竟蓦然想起近来的事。

那是在菜市场里遇见的。那天很冷,又下着雨,菜市场里依旧很热闹。我一眼看到了一个菜摊前摆着的荠菜,绿绿的,塑料袋装着,满满的一大袋。我是爱吃荠菜的人,站在摊前挪不动脚步了。春在溪头荠菜花,荠菜当然是春天的佳肴,没想到这时候有卖的。我问摊主:“大棚里种的吧?”摊主一看就是个实在人,

瞪大了双眼,告诉我这是野生的,是一对老夫妻挖了一天又拣了半夜卖给他的。说着他让我看挨着荠菜根的茎叶,有点儿发紫,那是野生的标志。有几个大妈围过来,纷纷说是。我买了一斤回家包饺子,果然是野生的,吃着很老。

之后,我却念念不忘这初冬的荠菜。它们该是何等坚韧,任风吹雨打,从春走到冬,心里定是藏着执念,只要太阳每天照常升起,便不枯萎,一心向着阳光而生。只要世界上还有一点儿暖意,它们便向着暖意而

活。还有那对年迈的挖荠菜的夫妻,也让我心心念念。他们的心理也一定藏着阳光藏着暖。年迈之人本该是享福的,却不辞辛苦,甘愿用自己的劳动换取生活得好。

佛说人生有七苦: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怨憎、爱别离、求不得。这七苦,大概没有人可以逃过。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,需要的是是一颗平常心,享受平常的喜乐,承受平常的烦恼。像初冬的荠菜,像那对年迈的夫妻,向着阳光向着暖。

◎ 永远的萝卜白菜

□王忆

经历过物资匮乏年代的人,大概对萝卜、白菜都有种特殊的情结吧!尽管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,冬季依然充斥着各种各样新鲜蔬菜,可我一直对萝卜、白菜情有独钟。

记得那个年代,每每到入冬开始,人们便开始了萝卜、白菜的储备,至今我还能想起来排队买菜的壮观场面。那些买回的萝卜、白菜,储

存一部分,其余的做成延伸品种,酸白菜、萝卜干、腌萝卜丝……无论新鲜的还是后期加工的,慢慢地都将成为我们冬季饭桌上的主要菜肴。

白菜是冬天给予我们最好的美食,包饺子、炒菜、生吃……一层层剥将开来,如抚弄一朵翡翠花似的。嫩嫩的菜心我喜欢生吃,蘸着大酱,脆生生地咬下去,清爽中含有一丝甜。有时直接在菜叶上抹酱,卷上主食吃。别人说男孩子吃菜包长大怕老婆,虽

然我也担心怕老婆,可还是乐此不疲。

我家的大白菜常常都是炖着吃,连菜带汤满满一大锅。小时候,炖白菜大都搭配豆腐、粉条。后来,生活条件好一些,放五花肉、木耳。吃饭时,我爱单独盛一碗,浇上红红的辣椒油,拿上一个热乎乎的大馒头,趁着热气腾腾的劲儿,吃得满头大汗,好不痛快。即使是切剩下的白菜根,奶奶也舍不得扔掉,有时会把它削成圆锥形,栽到花盆里。于是,在苍白寒冷的日

子里,我家的窗台上总是能绽放一簇簇绿意。

萝卜和白菜不同,它就像一个腼腆的小姑娘,平时看着质朴无华,关键时刻会给人一种惊艳的韵味。冬天,脆生生的萝卜通常被切成片,成为我们最好的水果,辣中带甜,还有消食养生之说。我更喜欢切成丝的萝卜、萝卜丝咸菜、萝卜丝汤、萝卜丝丸子、萝卜丝包子……不管萝卜和什么在一起,都鲜香软嫩,吸收对方的味道中和

自己,别有一番味道。

如今我依然爱吃萝卜、白菜,隔几天就做一次。儿子却不是很喜欢。有一天我对他讲起了萝卜、白菜,讲它们的“前世今生”:小米粒大小的种子,绿油油的叶子,盛开的萝卜花、白菜花,田里待收的萝卜、白菜,如何储存萝卜、白菜……我忽然发现,记忆中萝卜、白菜都有长长的故事,我知道那是因为它们早已深深融入我的生命中。

◎ 那年冬天

□朱庆济

交九前还算是初冬,天气冷了,时有降水。今天刚开始下的还是雨,慢慢地飘起了雪花。

雨夹雪慢慢悠悠地下着,大地以深绿和金黄的色彩承接对于植物来说仍是甘甜的降水。虽是初冬,天地间却依然一副晚秋的样子。人们已经换上了厚厚的冬衣,行色匆匆。我慵懒地坐在19路公交车上,看着车窗外初冬似秋景色,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50多年前的部队……

那也是这样的季节。一天,我在团卫生队里参加政治学习,有两个年轻的老乡找来,看得出,一条腿的下部有道约15厘米长的伤口,需要缝合。当时,队里只有一位姓肖的医助带着五六个卫生员。说实话,和平年代,他们很少有处理类似伤口的机会。肖医助显得很无奈,其他卫生员也不敢下手。

肖医助知道我是从县级医院来的,便推荐我试试。处理这样的伤口,对我来说是不在话下的。我按部就班地把伤者处理好,众人交口称赞……

说到这位肖医助,还有件有意思的事。他是四川人,说话口音重,常带乐子。肖医助是提了干的,自然要加强业务培训,准备上军医学校的消息也放出去了。一次,肖医助的一个熟人见到他问:“肖医助,你上学怎么还没走呢?”肖医助懊恼地说:“上啥子嘛!搞它啥子娘的文化大革命!”这本是肖医助的口头禅,他原本也没想骂娘,只是觉得自己太倒霉,遇到熟人才冲口而出。没想到,这句话被有心人记下了,不知怎么还传到了团政委耳朵里。在全团大会上,肖医助

被当成反面典型受到批评,团政委说:“培养(肖医助)这样的人干啥子用嘛?”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,肖医助因此失了前途,而这位团政委升了官。

车门开了,涌进的冷风提醒我,车到站了,浮起的回忆又沉入脑海。50多年了,时光荏苒,世事多变,一些人一些事难忘也罢,忘了也罢,只是遇到了,经历了,亦如这初冬的雨夹雪,下下来了,润了大地,因其潇潇洒洒地来过,都不由得不让我欢喜。



我深爱的土地

□张超我

这是冬季
应该白雪覆盖大地
却交付给雨
如诉如泣
白雪失去了记忆
我徘徊在田野
麦苗嫩绿
告诉你
我就生长在这里
虽然远方有太多诱惑
这里留下我出发的足迹
祖祖辈辈已经离开
回归厚重的土地
或以森林的伟岸存在着
枝繁叶茂
生生不息
我是森林里的一片叶子
终会叶落归根
或许被风裹挟着
找不到栖息地



冬天里

□小鹏

冬天里
乡音被装进喇叭
甜美被金质包装
一遍一遍咽唱着
从街头香到街尾
寒风节节败退
我又一次
握住滚烫的童年
温暖漂泊的心

游湖抒怀

□吕保华

盈盈碧水润泽生,
呦呦鹿鸣踏歌行。
娉婷摇曳映日红,
莲花深处船儿通。
野鸭嬉戏鱼儿欢,
我自不动垂钓翁。
疑在江南身是客,
不是江南胜江南。

天上月

□东黎

明晃晃的一轮
划过时空
蹉过河流
到村头来
到庄里去
到老槐树下
到水盈盈的古井里
所有的心怀
一下子亮了
这儿是梦发芽的地方
皎洁的月光
融化人的心
远方的人
弯腰勾起一捧月光
洒向故乡的方向